



卿须怜我
我怜卿

典心 著



看书扫这里

和阅读方式：

编辑短信：**9900卿须怜我我怜卿** 发送至 1065808 0

手机也能随时随地阅读本书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卿须怜我
我怜卿

典心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卿须怜我我怜卿 / 典心著. -- 北京 : 现代出版社,
2015.4

ISBN 978-7-5143-3151-6

I. ①卿… II. ①典…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296959号

北京水木双清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全球全版权运营专家)
经本书著作人典心女士独家授权全权处理与本书版权相关的所有事宜。

更多合作, 敬请联系: qiu@gwrep.com

卿须怜我我怜卿

作 者 典 心 著
责任编辑 崔晓燕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 - 64267325 010 - 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信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保定华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mm 1/32
印 张 8.625
版 次 2015年4月第1版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3151-6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目 录

楔 子 / 001

藕臂的主人，身穿名贵华裳，内裳云锦红艳似血，外裳素纱薄透如烟，衬得她肤若白玉、眼若晨星，简直是明艳无俦。

第一章 / 004

不对！岂止是眼熟，眼前的男人，的的确确就是那个让她恨之入骨的公孙明德！

第二章 / 017

俊美的脸庞抬起，按捺着想逃走的冲动，硬挤出笑容来。

第三章 / 032

接着，她喘了两口气，重新振作精神，试着要把下半身，也挤出狗洞时，却惊讶地发现她钻不过去！

第四章 / 052

她咬着唇，知道这家伙有多固执，要是她不开口的话，他肯定会在床畔站着，用那双黑得发亮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她。

第五章 / 067

这一回合，她算是输得彻彻底底，不但赔了黄金，还赔了珍珠米。

第六章 / 085

“我肯嫁，公孙明德还未必敢娶呢？”

第七章 / 097

饕餮宴的食材，均是得来不易、万中选一，她千挑万选，耗时多年，才筹备出整桌的极品。

第八章 / 112

“明德奉皇上御旨，特来迎娶无双姑娘。”

第九章 / 129

哼，遮什么遮啊，就算遮了起来，她也知道，罗梦是在偷笑！

第十章 / 152

粉嫩的脸儿，蓦地羞得通红。

第十一章 / 164

雪花不断地飘落。
血花也是。

第十二章 / 179

芙蓉院，销金窟。
当然，也是销魂的地方。

第十三章 / 195

“你想要什么？”他问得一针见血。
他太了解她了。

第十四章 / 204

她不等老板把布拉开，就深吸一口气，举起大刀，奋力地砍了下去。

第十五章 / 217

龙无双的脸儿，微微地一红。

第十六章 / 230

他回过头，眯起双眸，看着雪地上，自个儿所留下的清晰鞋印。

第十七章 / 242

鲜血像泉水般涌出。
一声撕心裂肺的吼声，震动了所有人。

第十八章 / 255

风雪正浓，他却仍持缰策马，直直地往皇宫而去。

终 曲 / 269

天啊，他这个皇上，可不可以不要当了啊？
拜托，谁来救救他啊！

楔子

九月，天凉好个秋。

一声悠悠的叹息，却从龙门客栈二楼，那扇牡丹雕花窗里飘了出来。

白玉般的藕臂，就晾在窗台上。瞧那只手儿，从春葱般的指，到白皙的前臂，全都是细皮嫩肉，纤细柔软得好似没有骨头。

藕臂的主人，身穿名贵华裳，内裳云锦红艳似血，外裳素纱薄透如烟，衬得她肤若白玉、眼若晨星，简直是明艳无俦。

特等席上的另一个姑娘，听闻那声叹息，不由得抬起头来，柔声开口：“无双，这冰糖芙蓉豆腐脑不合你胃口吗？”罗梦问道。

“合啊！”

“那你又为何叹气？”罗梦搁下甜汤，丫鬟立刻送上热巾，伺候主子擦手。

龙无双又是一叹。

“我在等。”她倚靠窗边，依旧望着远方的城门。

“等什么？”

“等我饕餮宴的最后一项食材啊！”

龙无双终于回过头来，若有所思地说道：“你也知道，等，是最熬人，也最磨人的。”

白衣女子垂下美目，粉唇轻吐：“我懂。”

“唉，辛苦这么多年，眼看万事俱备，只欠这最后一项食材，怎教我不心急呢？”

“不是说，那食材就快到手了吗？”

“就是快了。”龙无双回首，第无数次望向城门，“所以才更教我望眼欲穿、度日如年啊。”

瞧好友那副心急的模样，罗梦粉唇轻扬：

“你别老把心思放在那上头，时间会过得快些。瞧你，像块望夫石似的，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在等情郎呢！”

“情郎值几斤几两重，能吃吗？切！”龙无双回身啐了一声，还要再念，眼角却瞄见，远处城门一人身着青衣，快马加鞭地匆匆赶来，速度似六百里金牌急脚递。

那人疾驰来到客栈门前，马儿嘶鸣一声，惊险地人立而起。

“龙姑娘！龙姑娘！”青衣男子迫不及待地大喊。

龙无双双眼一亮，两手撑着窗台，半个身子都探出了窗外，急切问：“怎么样？怎么样？”

“我爹要我来通知你，时辰要到了！”男子仰头挥手。

“太好了，我立刻赶去！”龙无双兴奋得粉脸微红，也顾不得跟罗梦道别，就匆匆飞身下楼，还朝客栈里扬声吆喝道：

“牵马来！黑脸的、白脸的，快出来！”

筹备多年，饕餮宴万事俱备，只欠好米！

她耗资万两黄金，费时三年，终于请动务农五代的陈家，经过反复的尝试，这才研发出极品珍珠米。

此米晶莹剔透，圆润若珍珠，香滑似奶，入口时带着独特

的淡淡清香，独尝时有独尝的美味；配菜时非但不会抢尽食物的风华，反增添其风味，这种极品珍珠米，简直就是为了她、为了饕餮宴而存在的啊！

想到那一亩亩稻田，饱满的稻穗，就在南方的夕阳中，随着风儿，如浪般层层叠叠翻涌着。稻田四周的空气里，肯定也满是结穗新米的香味，她不禁垂涎三尺，有些晕然。

龙门客栈的小厮，迅速牵来西域进贡的好马。龙无双翻身而上，一颗心早已飞往南方。

客栈门内走出两名男子跟在她身后，各自跨上骏马，其中一名身穿黑衣，背负大刀；另一位则是银发、身穿白衣，乌木算盘从不离身。

龙无双一扯缰绳，娇喝一声：

“咱们走！”

三匹骏马飞驰而去，转眼就出了城门，朝南方而去。

第一章

秃。

光秃秃。

没有金黄的稻浪、没有饱满的稻穗。

事实上，眼前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片光秃秃！

龙无双耗费五日，用最快的速度，甚至冒着风雨，策马急急赶来的结果，看见的就是这幕景况。

她唇儿半开，俏脸上难得显露茫然。

一阵秋风吹过，光秃秃的稻田里，没有稻浪层层翻涌着，空气中，也没有充满结穗新米的香味。只剩孤单的稻草人，一脸无辜地看着她。

水田之中，除了被收割过后的稻梗，跟那个立在秃田中的稻草人之外，就连株残余的水稻也没剩下！

一轮夕阳红日缓缓降下，将空无一物的水田染红，水鸭悠闲地游过水田，带起一片涟漪。

龙无双站在水田边，瞪着光秃秃的水田，一张水嫩的唇，像是离水的鱼儿般，张了又张，连试了三次，才有办法发出声音。

“白脸的，你带错了吧？”她头也不回，愣愣地看着前方，

满腹疑窦地开口。

“没有。”宫清扬开口，语气温和却笃定。

龙无双不信，又问：

“这里是陈家稻田？”

“是。”

“种极品珍珠米的陈家？”

“是。”

“用牛奶浇灌珍珠米的陈家？”

“是。”

她深吸一口气，仍旧不信，猛地回头瞪着宫清扬：

“切，你就老实说，我们前面转错弯了，是吧？”

宫清扬未语先笑，轻轻摇头，才要张嘴，就听一旁传来嚷嚷声：

“唉呀，龙姑娘啊！龙姑娘——”

拉长了音的哀泣，由远而近，只见一群农妇们，扶老携幼地嚷嚷着，全都哭丧着脸，才刚来到龙无双面前，就纷纷双膝一软，扑通扑通地全部跪倒在地。

“龙姑娘，是咱们陈家对不住您，一切都是咱们的错……”最老的那个农妇，哭哭啼啼地猛磕头。

龙无双柳眉微皱，认出那个农妇的身份。瞧着年纪比自己大上好几倍的妇人，哭得泣不成声还直磕头，她连忙伸手去搀扶：

“陈嫂，您别这样，有话好说。”

“不不不，是咱们对不住您，您就让我跪着吧！”陈嫂也不是省油的灯，硬是不肯起身，就算是上了年纪，但是长年劳动的身体，可比娇贵的龙无双力气大得多，“龙姑娘，我家那

口子答应了您，连钱也收了，眼见珍珠米即将收成，立刻就让小虎子骑快马去通知您……”

“我是收到了小虎子的通知才尽快赶来的，怎么了吗？是时辰不对，所以先收了吗？”龙无双挤出微笑，已经放弃拉陈嫂起身，“没关系的，我知道陈叔对收稻的时辰讲究得很，多一时少一刻都不成。你们先收了也行，只是，我没来得及赶来，亲眼瞧瞧收稻的场面，实在有些可惜。”

“不是”陈嫂哭得更大声了，“不是啊！”

一种不祥的预感，悄悄涌上龙无双的心头。

“不是？可这片已收割的田，不就是属于陈家的吗？”

一块儿跪在地上的陈家媳妇，扶着泣不成声的婆婆，代替婆婆回答：

“龙姑娘，这田是咱们的没错，不、不过——”她一脸为难，脸色惨白，不知该如何开口。

瞧见小媳妇的表情，龙无双就晓得情况不妙，急着催促道：

“不过什么？你们倒是快说个清楚啊！”

“哇！”

陈嫂大声哭了出来。

小媳妇的眼泪掉得更凶，吞吞吐吐地回答：

“五日之前，公公眼看稻禾已丰，要小虎子去知会您。但是小虎子前脚才走，官兵们后脚就到了，说是选了这些珍珠米要上贡。公公答应您在先，当然是不肯给，但偏偏圣旨难违。”小媳妇啜泣着，“那些官兵们，在这儿等了五日，直到今儿个清晨，确定珍珠米可以收割，就把那些稻米全带走了。”

龙无双只觉得头昏眼花，小手抚着额，心里又怒又急，半

天无法开口。

一旁的官清扬道：“既是圣旨，当然不能违抗。”他先安抚人心，才提出问题，语气极为温和：“对了，陈叔呢？怎不见人，陈叔还好吧？”

在方才这一阵混乱中，他早已发现，不止是陈叔，陈家的男丁全不见踪影，跪在眼前的，只剩下妇人家。

“他们、他们……呜哇……”陈嫂说了两个字，又哭了出来，哭声更胜先前。

小媳妇乖乖地又帮忙回答：

“龙姑娘，公公和家里的男丁都让官兵们带走了。”

“什么？！”龙无双几乎要尖叫出声了。

“稻禾收割完后，还得晒上数日，才能去壳入袋，少一刻多一时都会有损其味，公公坚持要自己来不可，那官爷听了，就把公公跟家里的男丁，全都随米一块儿带走了。”小媳妇边哭边回答。

连龙无双都想哭了。

她双眼含泪，颤声问道：“你是说陈叔跟我的米？”

“全都一起被带走了。”小媳妇点头。

“连一斗一升都没有？”软嫩的红唇，轻颤着再问。

“连一斗一升都没有。”小媳妇再点头。

“一粒不剩？”

“一粒不剩。”小媳妇委屈地说，“那位官爷，就连落在田地里的稻禾，都亲自捡光了，连一粒也不放过。”

龙无双瞪着那小媳妇，只觉得心碎欲裂，泪水几乎就要夺眶而出。

米啊！

她的米啊！

她等了这么久，眼看就要尝到好米的滋味，谁晓得，竟有个不要脸、不要命的王八羔子，这么大胆地来抢她的极品珍珠米！

这重大的打击，让她抚着心口，整个人摇摇欲坠，再也站不住了。

终于，她颓然跪坐在地，颤抖着唇瓣，眼睫挂着泪。透过含泪的双眸，远方的夕阳红艳似火，她环顾着光秃秃的水田，心中也滚冒着岩浆般的怒火。

半晌后，龙无双眯眼，咬牙切齿地开口：

“哪一个？”

小媳妇一脸茫然：

“什么？”

“你不是说有个官吗？”龙无双眼露凶光，抓紧了小媳妇的双肩，火冒三丈地逼问，“到底是哪个狗官，抢了我的米？”

“呃，官？呃呃……”小媳妇吓得语无伦次，“呃好像是很大的官，那个来了很多官兵老爷我不太记得……”事实上，她吓得快昏倒了。

“带头的！”龙无双不死心地逼问，“带头的是哪个狗官？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子？”

小媳妇颤声忙道：“呃，带头的？我只记得，走在最前头的那个爷，穿得灰灰的……没什么表情……”

灰衣？

没表情？

一张教她恨得咬牙切齿的脸庞，瞬间闪过脑海。那男人总是一身灰衣，步履徐缓、气度沉稳、冷若冰山、静如深海，而且，

还处处跟她作对！

小媳妇的声音，又飘进她耳里：

“我记得，旁边的官爷们，都叫他相爷。”

果然是他！

她早该猜到是他！

龙无双倒抽口气，终于双手一松，放开了小脸惨白的小媳妇。她转过头，瞪着夕阳、瞪着稻草人、瞪着那片光秃秃的田。

接着，巨大的怒火，轰然在她脑中蹿起。她恨恨地咬紧牙关，握紧粉拳，在夕阳余晖下，发出愤怒的狂吼：

“公、孙、明、德——”

三更，月上枝头。

京城之中，秋夜微寒，万籁俱寂。

报时的更夫拉紧衣襟，呵着气，提着梆子，刚绕完了东市，正要横越玄武大街，到西市去报更。

只是，他左脚才踏出去，刚踩上大街的青石板，一阵马蹄奔腾声，却瞬间逼近。他一抬头，就看见快马几乎要奔到眼前，只差几个大步就要撞着了。

“啊！”

更夫吓得差点尿裤子，往后一退，重重地跌在地上，不但梆子跟灯笼全掉了，还吃了一嘴沙子。

“格老子的，是哪个不长眼的——”他嚷骂到一半，却在看清座骑上的身影时，立刻闭上了嘴。

哟，在马背上的那位，不就是龙门客栈里那位远近驰名、又美又呛又难搞的老板娘，与终日随伺在旁的黑白无常吗？

瞧那行人弯进了东市，好奇心就像是猫爪子，在更夫心上

搔啊搔。他翻身爬起，抓起灯笼和梆子，匆匆跟了上去。

才追了几步，刚转过弯，就听见一声——

轰隆！

眼前的景象，可让更夫目瞪口呆，张大了嘴。

哇！不得了啊，相爷府的大门被踹开了！

转瞬间，相爷府内灯火通明，从被踹开的大门望去，两个仆人提着灯，循声匆匆跑了出来。

站在门前的龙无双，眸里还喷着火，一副怒气冲冲的模样，压根儿没把其他人放在眼里，径自往屋里闯。

这相爷府虽然占地颇广，却朴素异常，没有半点官家气派，院落虽多，但大多空着闲置，要是撤掉那些年代甚久的家具，跟墙上几幅字画，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家徒四壁了。

龙无双穿着紫绒软靴，如风般闯进厅堂。

没人。

她眯起眼睛，杀气腾腾地穿越过空荡荡的天井，来到书楼前，撩起裙摆，又是重重地一脚踹开书楼的门。

“公孙明德，你给我滚出来！”她一边嚷嚷，还不忘乘机泄愤，在书楼里搞破坏，四处翻箱倒柜，把原本整洁的书楼，弄得凌乱不堪。

老管家匆匆赶了进来，急忙想阻止。

“龙姑娘、无双姑娘，你别发这么大火，相爷、相爷他……”

“你别拦我！”她猛地回过头来，逼问着，“他人呢？”

老管家喘着气，话说得断断续续：“无、无双姑娘，相、相爷他……他……”

“他怎么样？”

“相、相爷不在书楼啊！”

“那个只会死读书的老古板，不在书楼里，那会在哪儿？他怕是连睡都睡在书堆里了！”她一甩丝袖，转身就往二楼走。

只见二楼也是一层又一层的书柜，堆满了四书五经、经史子集，却不见半个人影。

四处察看兼破坏后，她咚咚咚的下楼，冲到老管家面前。

“他人呢？”

老管家还在喘气，抚着胸口，被她的气势吓得连退几步。

“呃，那个无双姑娘，现在时候也不早了，您要不要先回宅休息，有什么事，等明儿个一早，我再告知相爷……”

她明眸圆瞪：

“你说不说？”

“呃……这个……”老管家满脸为难。

一抹灵光，忽地闪过她脑中。她火速回身，拾起散落在地上的公文，果不其然地发现，那些公文，皆是数日前批阅的。

果然，她马不停蹄，连夜赶回京城，而公孙明德只比她早走半天有余，又有大批人马，押送珍珠米随行，肯定不会比她早到多久。

她哼了一声，冲出书楼，果然看见主厢房的院落里，亮着灯火，立刻撩起裙子就要飞奔过去。

老管家好不容易止了咳，连忙伸手上前。

“无双姑娘，那儿是相爷厢房，男女授受不亲，您是未出嫁的姑娘家，万万不可逾越礼教、万万不可……”

“你这只手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挡我？”

“不，当然不是！”他就算是有十个脑袋，也不敢挡这个女人啊！

“不是就给我缩回去！”

龙无双脚一点地，凌空跃过老管家，翻身进了主厢房的院落，按照惯例，嘭地一声踹开紧闭的房门。

“公、孙、明、德！”

连篇的咒骂，全涌到嘴边，却蓦地梗住了。

厢房之内，站着两个男子，即使瞧见房门被毁，仍是处变不惊，站在原处没动，更没有抱头逃窜。

男子一长一少，年长的那个长发未束，只穿着白色单衣，年少的那个，则是小厮的打扮，手里还捧着一盆水。

小厮灵活地一闪，盆里的水波纹未动。他不动声色，恭敬地将水盆递给主子，连瞧都没瞧不速之客一眼。

乍见那衣着简单、长发过腰的男人，龙无双低啐了一声。

“该死，搞错房间了。”她转过身去，连声抱歉也不说，才刚要踏出房门，突然又想起，那长发男子的样貌，有几分眼熟。

她立刻回头，眯起眼睛，再度确认。

不对！岂止是眼熟，眼前的男人，的确确实就是那个让她恨之入骨的公孙明德！

公孙家五代四相，忠心为国，放眼天下，绝对可说是威名显赫。

身为第五代的公孙明德，则是特意培养出来的栋梁之才、护国良相，熟读文韬武略，深得皇上重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爷，辅佐皇上日理万机、安邦定国，保天下太平。

而他，也是唯一敢跟她作对的人！

不过，这可是她头一遭瞧见他衣衫不整、披头散发的模样，害她一时还认不出来，以为自个儿踹错房门。

确认目标无误，她伸出纤纤玉指，直指着公孙明德，毫不